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洪業題

第八冊

禮部

卷三

卷四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禮部類 第三卷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禮部一本題爲仰遵

明旨看議類奏懇祈

聖裁以嚴謚典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案呈先該京畿道監察御史喬璧星題爲觸事陳言懇乞

聖明採納以明公論以定國是事內稱謚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二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開造書冊

送九卿科道衙門逐一評品親註某也應謚某也應奪某也應改某也遺漏應補各羅列實蹟封

送該部類奏恭候

皇上予奪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羅棟等題爲循職掌採公評摘舉缺謚名臣以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稱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伍文定等合於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

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開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博加咨訪必群議盡協然後覆請等因奉

聖旨諡法乃國家激勸大典以彰前賢以勵後進以定萬世之公論這所奏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定奪亦有溢之美惡未當其人查來俱改正行欽此隨該本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繼登等覆稱二臣先後具奏或明指其人或暗指其人或主于予或主于奪合無依二臣所奏將萬曆元年至今凡諸臣已得諡者盡行查出開寫文冊分送九卿詹翰科道諸臣令其虛心評議若應諡而未諡者除科臣羅棟所疏姓名開具分送外其餘果有真知灼見不妨明白開列如某當諡即明書行事如何公正心術如何粹白某不當諡亦明書行事如何謬戾心術如何奸邪候通送部類集具奏再照議諡係本部職掌類奏係言官條陳復奉

明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夫類奏則不須看議看議則不專類奏應奏應看竟當何從更乞

聖明酌定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應諡的准與補諡若已諡的果於群議不協方許改正追奪毋

得過於苛求以傷

朝廷錫與之典其議諡類奏你部裏職掌以後還照舊行欽此欽遵查得開寫書冊分送已久向未回部無憑題覆今已送到相應看議類奏案查到部看得議諡最難而議諡於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時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榮也而補諡尤榮中之榮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諡易今日奪諡難不得諡辱也而奪諡尤辱中之辱法不得不主於恕今據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各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証以

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四人爲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應改者一人爲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諡則五人爲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爲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自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藩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卒除東南之禍本張瀚倖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檢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

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跡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似太苛刻臣等未敢擅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退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補諡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議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羅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尙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

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諡之議重自諡之窮而有奪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於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忮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除各衙門送到書冊收掌部中倘有異議容進

容覽外謹開欸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尙書許論靈寶人原諡恭襄自負才略頗有時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藩指揮畫諾而已嘉靖三十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辭上時舉朝知誣枉無不駭嘆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

上數問計於嵩嵩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

上降諭問本兵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圖爲永安必復該衛兵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爲難辭欲自

上棄之

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焉爲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爲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委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侈爲功論雷同附和奏之濫叨世廕後論復以尙書出

制薊遼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蟾真蹟逢迎取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尙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 光昇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

專用逢迎主於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疏直陳

上讀之爲感動太息

留中數月餘會

上有病煩懣

詔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

聖意淵矣後瑞以直節清望歷官都御史諡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尙有人心哉已上詳載實
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 阿附權相搏繫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去本遂以
大學士掌吏部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二府寺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
撫巡視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五人如葛守禮之類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黃謙李幼滋等

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打四十棍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是時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鋤排異已以懾衆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爲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禮部尙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 一生淪阿諛諂之狀言之令人羞澁督學山東受賄開釋毒殺縣官生員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子伴讀晉掌邦禮苞苴公行脂韋卑鄙略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勢家妾死匍匐往奠會殯柩已發遙拜而回大宗伯體統掃地盡矣且招延方士日講房中之術一夕暴卒爲四方傳笑以上詳載之各官書冊應奪諡

溢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任簡肅 張居正奪情時瓚方病委頓猶遣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栢鄙之批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諡溢美

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尙書伍文定松滋人 崇尙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洵洵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爲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旣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戰於王家渡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動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鞏謝志山等二千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爲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爲有志者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南京刑部尙書吳悌金谿人 初令宣城門無私謁及憲河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正色却之曰殿下

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

天子憲臣非

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夏言言服宮錦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談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柄政悌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爲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爲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 自少攻苦茹淡常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遣並絕爲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濫懲貪墨摧豪強直介孤立獨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按治如法榮特薦爲僉都御史穆卒榮爲誌其墓人以爲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某冤於十年之後復許妾子罪繼子皆一訊而服歷內外台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如一日其歿也至不能殮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 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携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

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人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孔臨行欲訐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啟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菱藕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牌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即與券防案吏他日磨勘內臣昨吾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佔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性然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以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證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 少貧掃樹葉讀書二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校星變應詔陳言劾萬安劉吉伊直薦王恕王鏊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湯鼎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辭俱侃侃正論神色自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所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

二十六說者謂人臣當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儒沒後如鄒如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
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五官監楊源豐城人 源直臣御史楊瑱子也任五官監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
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璣權星不
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疏下禮部源復
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

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遠卒於河陽驛妻斬盧覆尸墓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
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諡

吏部尙書陳有年餘姚人 粹白端清盖出天性巡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黎通
省全活何止數十萬衆晉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爲任門無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則止行李
蕭然槓止二擡歸田後無室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
應補諡

臣按改謚補諡之議有關世教蓋禮部侍郎郭正域攝部事時與司官吳默共持論者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等一本屬夷賞賜太濫乞爲裁定以正

恩威以節財用事看得賞賚者

朝廷礪世之大權也賞之而當則足以示恩賞之而濫則反以招侮今日朵顏三衛之加賞是也三衛夷人之入貢也都督等官下至頭目皆有綵緞金衣等物

恩至渥矣所進馬匹止有其名耳而又回

賜以綵緞絹疋不已太厚乎節年加賞有一夷加至十八表裏衣服六套者有一夷加至二十一表裏衣服七套者甚有加至二十四表裏衣服八套者賞賜之厚即中將吏莫敢望也夫賞者賞其有功之人也

國家功臣止是世官亦不世賞乃三衛夷人稍有偵探旣世官又世其賞一授之賞子子孫孫遂爲永業頃因貢夷例覈其

勅有自嘉靖年賞者計其受

勅之日距今已七八十年矣其夷死亡蓋不知幾十年矣而賞獨因之不變是賞何人乎本夷子孫猶可言也甚或有彼夷故而此夷冒之者有此夷故而彼夷買之者有何籍貫世系可憑有何文案冊籍可証世世相因年年接授繁費不可數計且莫知所底止也臣每見貢賞冒濫捆載相屬不覺心動在我有不貲之費而彼反視之爲固然坐視浸淫漫無限制不令虜輕

中國笑無人乎目前之見不過謂因循已久一旦議裁恐生他變然堂堂

天朝豈真賴彼而縱之如驕子嬰兒防之如蛇蝎狼虎莫肯詰問也况其功可覈也其世可稽也法一定則彼知感而且知畏法一苟則彼先不畏而後亦不感矣

中國功臣

先朝豈無賞賚今之襲爵者亦襲賞乎假令夷之祖先或在

先朝逋負貢馬今責之償彼肯從乎自今以後合無行令邊臣召集各衛都督都指揮嚴覈其勅如係五十年以外者勒令換

勅止要襲官盡行革賞四十年三二十年者遞減減至十表裏而止俟後有功漸加亦至十表裏而

止每貢止題一二入庶有撙節限制而濫費可省彼亦視

朝廷之賞爲隆重之典且知

中國有不可玩之法不可欺之人矣況乎以賞夷官者用以鼓我用命之材官以餉夷人者用以哺我枵腹之戰士即不爲我偵探而勝算在我何藉區區醜虜也如果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該部虛心酌議分別裁省庶

國用可省而

國威亦因以振矣

職按屬夷賞賜又在互市之外其費不貲其節省當以漸否則狺然而爭反面勾虜亦可慮也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刑科署科事給事中姜性一本爲看詳章奏敬補武臣治喪之議以維綱常以廣孝治事職辦事

刑科恭奉

皇上允發雲南巡按毛堪律例最重一疏仰見

聖明慎刑獄重典制甚盛心也職嘗爲令九年治獄多矣今復濫則刑垣宜得言刑御史所上律例五款職向亦積疑未決顧竊有請也惟是將領治喪一節職更有一得可與御史互相發明者敢爲

皇上陳之職查武臣不持服不解任不知昉於何時惟宋田况乞歸葬陽翟仁宗許之史稱武臣終制自田况始則况以前武臣之不終制可知也然而非禮也天下無無父母之人武臣獨非人子歟我

朝居喪有禮匿喪奪喪短喪有禁揆諸天理人情而制之者也武臣獨可漸滅天理重拂人情歟御史所陳良有深意至義但嚴於大帥而寬於裨將等官以三年之愛而欲同爲人後之禮似於人子之心猶未盡而於典刑猶未畫一也職請武職無論崇卑流襲俱定三年之喪如總兵以下係冲邊極塞或羽書旁午之時督撫按臣酌擬

題留俟其事寧仍令候代終制腹裡參遊都司等官非係邊海緊要者不必

題留候代其府衛所管差守禦指揮以下等官地方上司另行委管聽其終制流陞之官三年內無俸可支世襲者有本等之俸則許其領支蓋原係賞延之恩不仕而祿與文官不同也服闋之日

略如文官之例視其官之崇卑或撫按奏用或赴部聽補或上司委差以上各官之子孫丁憂者亦俱終制三年方許替襲如是庶條例昭晰而情禮俱盡耳然職更有說則以勛爵一項故事亦不丁憂將毋謂勛爵固武臣也不知至貴亦難敵親世祿尤當由禮即如親王之貴猶且喪畢請封況勛臣之列在五等者乎在外之將領尙議解任終喪况勛臣之多閒暇少事任者乎昔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台諫議唐介歐陽修互持不合遂議崇班以下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官卑者不得爲之不知無官者又當何處盖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豈以官高而當盡官卑而可遺哉豈宋於官高者責備而今反寬之哉查嘉靖二十年題准公侯伯病故必先奏

請殯葬方許襲爵近例則勛戚諸臣每每請假治喪夫古禮葬有定期若後世陰陽家拘忌多畏因方選吉非寬之歲月不可矣况猶之治喪也與其不得而請望一日之加孰若得爲而爲盡三年之報職故以爲公侯伯及駙馬諸爵終喪之制尤當詳議不然者人臣之位極而人子之道虧保世之澤長而報親之日短恐亦非其所想也或曰不聞古有衣墨即戎者乎夫寇在門庭而宗社存亡係之有所不得已耳親爲五倫首而孝爲百行先短喪恥名也奪情變制也以宋之季國盛時危兵戈擾攘而謝枋得猶歷詆當時之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爲丘爲墟生民之所以爲魚